

經部

四如講稿卷四

宋 黄仲元 撰

詩二南

詩與他經不類皆隸於聲南古樂名季札觀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及見舞象箾南籥者南籥與武頀夏韶等周南召南皆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南籥自是文王樂周南召南自是周南召南之聲鼓鐘詩以雅以南劉

氏釋曰南如周南之南則南與雅對正合詩中樂詩之名曷謂周南名南周名古地名鄭氏譜周名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是也岐地江漢汝水皆在其南自周以南近於東故江漢為周南諸國之地名南近西有江沱無漢汝故江沱為名南之地二南之詩非出於一國或得於周南諸國則總曰周南或得於名南諸國則總曰名南而其詩各從二南之聲故樂章以南名之非徒詩也樂記曰武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

左名公右則周召之地為二公采邑而非因二公名也牽於二公之說者誤矣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工歌間歌笙終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樂鄭氏註曰絃歌周南召南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皆視樂奏而為作止泥於風雅頌之名者亦誤矣大抵二南雅頌三者皆聲古人歌詩以聲為本以聲歌詩則亦以聲類詩二南之詩作者固不止一人而纍纍乎

貫珠若出一手自麟趾以上應於關雎凡十一詩皆周南聲自騶虞以上應於鵲巢凡十四詩皆召南聲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與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之為字同有作之義則翕純皦繹有器與聲非但歌詠而已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言樂之聲未嘗言詩之文義古樂不存會詩者少詩非章句膠之也有汲新之法焉其聲一吾以正通之周南自周南召南自召南其聲別吾以曲通之二

南又就合樂看二南諸詩槩出於小夫賤隸婦人之言明白易見大率三章四章一章大率四句辭俱重複相類流之采之芼之與居之方之盈之此直換韻耳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與百兩御之將之成之詩人所言止此必有言外之意麟趾三言于嗟騶虞兩言于嗟于嗟乎騶虞與于嗟麟兮句法微別麟趾三章首尾皆以麟形容之意味又最深遠其音韻尚可求也每謂讀周南關雎詩未作后妃看且按詩文作窈窕淑女看到麟趾詩

說公子却作公子看又未作王者之瑞看讀召南鵲巢
詩未作夫人看且按詩文作之子于歸看到騶虞詩却
就于嗟乎騶虞一句看又未作文王之囿看盖二南之
詩必古諸國之詩非特出於文王之世又不可以后妃
夫人為拘盡撤諸序專讀本文到自家不知手舞足蹈
處方為有得若泥於文王何彼穠矣一詩當作何解若
拘於后妃卷耳懐人樛木君子又作何訓細把二南篇
篇看過又看關雎鵲巢夫婦人倫之始二詩夫婦之始

關雎不言后妃而為后妃之德宜如關雎鵲巢不言夫人而為夫人之德宜如鵲巢斯興於詩者也看了二詩只看關雎衽席至微也亦至顯也毋謂言不足忌有耳屬于垣者毋謂屋漏不足媿有相在爾室者此詩又為國風之始二雅之始頌之始然觀詩不必拘泥大學中庸引詩觸類借用豈必與詩意盡合苟有會意自然感發讀關雎只作關雎解詩豈善讀詩者僕每謂至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掩卷再四深省我

輩領此意否

淇奥　賓之初筵　抑

學欲切思欲近六經皆然詩較切近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詩皆道其常而傷其變學者不於此感發良心善性而思以盡天倫之重所謂切近果何等事雖然切莫切於身近亦莫近於身君子所貴乎道者動容貌也正顏色也出辭氣也三者不謹其何以行此五者哉嘗誦其詩尚友古之人於衛武

公三詩而有得焉看三詩當作三節看賓之初筵是武公悔過時節抑詩是武公修徳時節淇奥是武公成徳時節賔筵是武公自悔之詩抑是武公自戒之詩克治之功愈精而愈深存養之學愈敬而愈嚴其所以克治者只在威儀言語上其所以存養者只在謹獨上淇奥是衛人美武公之詩所以形容其威儀之可則言語之可法而深歎其盛徳之至自克已存養中來也細看賔筵五章即是兩節上兩章言古者飲酒惟射與祭祀始

如此終亦如此下三章言飲而失德威儀於是乎僭言語於是乎妄抑詩十二章初言修身謹言之方中言謹獨修徳之事末言聽諫之切一節緊似一節盖人有循規蹈矩而或至於失色失足者酒困之也人有訥若不能言而或至於失口者酒亂之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此射時飲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此祭時飲使專若斯時也何害於飲今未醉止反反抑抑迨既醉止幡幡怭怭盖已失其常度矣弁俄而側舞僛而傞載號載呶匪言

而言謂之何哉此賓筵所以因飲酒而悔也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將之以其德庶乎非禮勿動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恐之以必無庶乎非禮勿言此詩醉者之狀形容盡矣武公飲酒寧至斯極自悔之辭乃至於此亦謂人之為人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少或顛倒謬誤不狂則妄尚得謂之人與想武公是一箇樸訥底人亦是一箇明決底人未至齊聖温克地位飲酒不無微懲纔覺便改觀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兩句則知武公非湎于酒而

能剛制乎酒矣武公之不敢過于酒者正欲其修德也德内也威儀言語外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抑之戒又嚴矣一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盖誠足以感人者言動之毋自欺也三章曰顛覆厥德荒湛于酒盖荒湛于酒則屢舞矣醉言矣於德乎何有四章曰洒掃庭内維民之章袵席之上茍有慙德閨門之邃茍有戲言皆非洒掃庭内者也用戒戎作則又干戈省厥躬也至五章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六章曰無易由言無曰茍矣言

之不可不謹又如此雖然威儀如之何而敬出話如之何而謹其道自謹獨始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此猶畏謹於手目指視之時也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讀至此章此大學正心誠意之極功中庸戒懼不睹聞之地而武公能之則亦聖賢之徒矣言之不足又屢言之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臧也嘉也皆善也止止其所也不愆不踰則也大學所謂止至善者也德之所以止至善者温

恭其本也故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武公之德有自來矣末三章猶拳拳納誨不以老耄而已于學何哉葢德之不修武公之憂過之不聞亦武公之憂靡哲不愚聖狂之分甚可畏也反覆一詩曰昊天孔昭公之心與天出王游衍也曰神之格思公之心與神洋洋左右也曰罔敷求先王曰質爾人民曰謹爾侯度公之心又惟恐不合乎古人而無以為四方訓也一邊作克治工夫一邊作存養工夫俛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公之德所以

月異而歲不同進進而至於淇奥之盛也淇奥綠竹此只是興起不必把淇奥作涵養浸潤形容美武公之德亦不必把綠竹形容武公文章之煥於外亦不必以竹始生而興學問自修之益以竹堅茂而興服飾之盛與其德之稱以竹至盛而興其德之成有斐君子一句止是說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武公說賓筵詩全是克治工夫抑詩全是内外交養工夫切之而復磋之琢之而復磨之愈精愈密直到至善地

位切磋是始事琢磨是終事一生受用皆學問自修之功工夫如此其至故矜莊嚴毅恂慄之有諸中光明宣著威儀之形諸外瑟僩謂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赫喧謂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終不可諠兮謂德極其盛善極其至故孚誠所感輝光所被其治民也深人自愛之而不能忘也便是抑詩所謂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二章言其威儀服飾之盛則以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美之三章言其德器之成則以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美

之琢磨猶有待於用力金錫圭璧則渾成矣瑟僩猶有待於矜持令則寛綽而有斂束不廹之意戲謔而有莊厲難犯之色非盛徳之至乎夫聲色之化民末也令一言一動之微而能使人敬慕如此武公何以能若是哉不有賔筵詩何以善謔不為虐不有抑詩何以赫咺而有斐故觀詩人之美淇奥當先自二詩觀之看淇奥與看抑詩别看抑詩與看賔筵詩别武公一人也初看賔筵詩如小兒學步動足未免蹶蹪及看抑詩如三日新

婦學作舉止到看淇奥詩如端人正士應規入矩但看賓筵說醉亂氣象為何如抑詩說敬謹氣象為何如到淇奥詩便說君子氣象又何如甚矣威儀之不可忽也言語之不可易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貌言物也有則存焉趙孟語偷穆叔知其必亡晉侯受玉惰內史過知其無後春秋時每每以此觀人成子受脤不敬劉康公曰吾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春秋時猶有識此等道理白圭

之玷南容三復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貢言之曾子
又言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子思言之相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子思又言之學詩如容如賜如參
如伋可也否則詩有美刺古人之臧否也於我何預奚
其切奚其近雖然學未至於淇奥毋戲戲害德之端飲
遇乎賓筵毋醉醉伐德之賊抑之作武公踰九望百之
年也以武公進德之心嚴於既髦學者年少氣銳修身
謹行遷善改過當若何而可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若易

也實難也而謹獨之學尤難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此大小人事當於至切至近處求之若夫誨諄諄聽藐藐武公之所懼亦吾黨之所懼敢與同志勉之

書發題

書有古今不勝其多變矣中更殘缺諸儒勤而緝之有上古帝王之書則典謨訓誥誓命之外有三墳等書及劉向所録周書七十一篇是也有夫子筆定之書則昔之百篇為科斗文是也自百篇已定之餘旋經秦火復

出漢壁而百篇又非夫子之舊矣故有伏生口授之書而晁錯以意屬讀之者是其一也有孔壁復出之書而孔安國變科斗爲隸古謂之隸存古是其二也二者所傳或三十三篇或五十八篇則百篇既損而又損矣然伏生齊人也齊人語異口相傳授必有遺失自晁錯已病其不可盡知矣幸而繼出於屋壁之藏而漢人已無識科斗書者孔安國始以所聞伏生之書因義考文定其可知者更以竹簡寫之方伏生口授之書已失其本

經所聞者既非真而古文又非後人之所易曉則更定之間豈無有差失者乎伏生之授如彼科斗之傳又如此沿流求源得一書而讀之亦云勤矣奈何巫蠱之禍方興是書之傳天其秘諸天下來世又安知有張霸偽書乘漏抵欺而得以惑世乎大抵漢晉儒者猶未見古文若大禹謨孔壁續書之首篇也地平天成而杜預謂其逸載見瞽瞍而趙歧謂其逸關石和鈞載於五子之歌而韋昭謂其逸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見於商書而

鄭康成謂其逸若是者皆未見孔壁續出之書也泰誓三篇雖非伏生所傳之舊而古文猶有存者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萇弘能道之杜預以爲今泰誓無此語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單襄公能記之韋昭以爲今泰誓無此語若是者皆未嘗見古文泰誓也賈逵尚書之疏以火流爲烏爲周之瑞服虔釋左傳之文以亂其紀綱爲桀時其僞妄有如此者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而有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之語鄭康成注禹貢引胤征而

有厥篚玄黄昭我周王之詞其乖牾有如此者若是者皆未嘗見孔傳也是則兩漢以来能及見古文者什一以偽傳偽者是也至晉齊之間是書漸出而舜典猶失至開皇始大備自漢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向之五十八篇乃始克傳於世至天寶復廢古文以今文代之而頗改其詞如王道無頗改為无陂古文繇此遂絶則今之所傳者又復非安國之全書矣嗟夫安國定古文已非孔壁之全天寶易今文又非安國之全使

千載而下博觀載籍引經考古孰從而定之哉

武成　洪範

六經俱非全書尚書一經越自難看難看中却有好看處好看處須從大關涉處説来且把武成洪範二篇看武纔告成便訪洪範這處書之次序儘好武成篇簡策或有錯亂經文或有缺逸或從本經次序或從劉氏王氏程子蔡氏改正皆可以通但須曉得武成大意的在何處洪範篇九疇之文龜背所負自洛而出或以為六

十五字或以為三十八字或以為二十七字俱不必泥但須曉得洪範大綱的在何句蓋武成是武功之已成也此書是定天下大大底規模武王伐商纔了便偃武修文此一着是武王智識高遠蓋以示天下不得已而用之之意次祀廟次柴望次百工受命次反商政次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次散財發粟次封建諸侯位序官聯次具民教次尊用賢德詳悉周密甚麼次第有大經畧有大智慮方能如此立經陳紀洪大也範法

也此書是治天下大大底典法武王整頓人事纔定便訪問彞倫此一着武王的知道統在己而不在人在天而又不在己極之不建則彞倫斁極之建則彞倫敘禹傳之湯湯傳六百餘年亦惟箕子得之故道不可以不任範不可以不訪天下亦不可捨此以為治箕子亦謂道不可以不傳疇不可以不演天之理人之用令不可以不明天之所畀者數也而理也在其間禹之所敘者彞倫也箕子之為武王陳範者又彞倫之義疏也句句

是用亦句句是理自初一曰以下至六極九疇之綱自一五行以下至終篇九疇之目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行參五事而後天人合八政則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則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稽疑又以人而聽於天庶徵又推天而徵於人福極又人感而天應五事曰敬所以誠身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三德曰乂所以治民稽疑曰明所以辨惑庶徵

曰念所以省驗五福曰嚮所以勸六極曰威所以懲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天地開闢帝興王起孰能加此故武王之問為道也為天下也為後世也箕子之陳亦為道也為天下也為後世也甚矣天之未喪斯文也修文二字豈但如孔傳所謂行禮射設庠序而止洪範

彝倫正斯文之所在重民五教又彝倫之所在此武成之後所以繼之洪範而洪範所以為道統之書武王所以為皇極之主也夫圖之出河書之呈洛當時必粗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發伏羲神禹之智故羲因之而畫八卦禹因之而作九疇千餘年後有文王而得伏羲之妙有箕子而得大禹之微意文王事商為三公之日與箕子為僚友議論嘗及此矣文武父子之間又安得不以此為言哉故武成克商未及一事首釋箕子囚武王

正以訪範地也箕子遇武王而不傳又誰傳哉此武成之後所以繼之洪範而洪範所以為道統之書武王所以為皇極之主也吁世有今古道無絶續殷之末周之興文王傳易武王傳範一聖人各了一件大大事固天意也然必武王訪箕子而後九疇之書出微箕子後世亦無以見洛書之遺文則箕子亦道統中之嫡傳也孟子盡心篇末歷敘羣聖與見知聞知之妙迺上及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箕子何哉豈洪範一篇王訪于箕子

箕子乃言曰夫子巳叙於武成之後照耀方冊千古不刋正不待孟子之言而後傳邪道在箕子箕子得傳於武王而為萬世之治法道在夫子夫子不及行於當時而僅托萬世之空言雖然夫子之經不傳箕子之範烏乎傳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吾夫子之功大矣猗歟盛哉

周禮

禮書殘缺所存者三禮皆非全書也而周禮之可疑者尤多漢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未嘗名曰周禮河間獻王

傳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儒林傳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亦未嘗言及周禮不知周禮之名何始乎禮記經禮三百註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則康成名之也古無周禮書誰謂周公所作三禮正義謂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又謂劉歆獨識其書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考之歆傳無斯語也疏家序周禮廢興謂鄭玄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臨碩問難則謂周公所定亦始於康

成也然是書之出始於何時三禮正義謂漢武時有李氏獲之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令傳乃不載補考工記一事豈所謂周官者是耶藝文志謂孝文時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大司樂章則文帝時是書已有傳之者矣真古書歟否也歆傳哀帝初王莽舉歆復領五經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又言歆欲立左氏春秋及逸禮皆列於學官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或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曰魯共王壊孔子宅得古文逸

禮有三十九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成帝發秘藏校舊文得此或脫簡或閒編禮失求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歆所謂逸禮其周官乎則又未立於學官也王莽傳莽奏立樂經益博士員徵天下通一藝以上及有逸禮周官等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記說庭中將正乖謬以一異說則周官博士之置必始於莽時矣疏家謂始於劉歆成於初元蓋前此賈逵作周官解故馬融補周官傳不如康成之學行於世則周孔之學又盛於康成

也讀周官而不讀鄭注非善讀經者也然鄭之說經亦有五失一引緯書二引司馬法三引春秋傳四引左氏國語五引漢儒禮記賈公彥一疏又惟鄭注是解胥失之矣姑舍是讀周官者多矣是此書者謂綱領盡見於序官之目其所不可聞者雖見於聯事合治之間其所不可紊者亦定於分職率屬之際謂學者當以意會毋徒從事於物儀事數之末庶足以見成王周公之心謂有向上一截然其中無所不有方見古人開闊非是書

者謂周制最大者莫若建都封國設官令與書洛誥名誥武成周官皆不合謂成王言六卿何嘗配天地四時兵謂之夏司空謂之冬最爲無理謂男巫女巫方相氏此何爲者謂天官却管甚宮壼謂八法九賦等事無非以法以利而已又其甚者謂莽之事歆之文以衰世之制爲盛時之典悖理傷教甚矣吁禮非全書出又最後傳者又最寡此周禮之所以可疑是之者或失之過非之者尤失之過此周禮之所以難講大抵此書不可不

信亦不可盡信此書法令政事所聚如後來百官志相似或出於政典或出於九刑或出於司馬法或出於考工記有周公舊章者有後來添續者有春秋戰國以来偽妄駁雜之書與秦火之後掇拾於灰燼之餘者有出於漢儒私意欲用其師説者有或利其購金而妄言者後之作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書故通謂之周禮信者以為周公非也不信者以為歆亦非也讀是書者考其合於聖人者取之不合於聖人者勿強為之説

而不可盡以為謬此書今以進士舉列於學官學者序為六籍莫之少貶隨聲覊響一例詆訾豈為尊經開卷第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五句便費解說唐太宗與魏徴問對太宗如何斷曰誠哉深乎如何又語魏徴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此五句上三句是一截下二句是一截建國二字合天子與諸侯說自王畿以至畿外大小之國皆王者所建也王者自治其千里乃參日景而考極

星求地之中而辨方焉乃右社稷而左宗廟求朝之中
而正位焉於是有城郭宫室之制四面拱衛莫不有體
謂之體國於是有井牧溝洫之制縱横曲直莫不有經
謂之經野這是建國井地一時都了王者不能以獨治
其國也必有賢智為之臣久於其官而不去於是設六
官而分之以職爵秩之崇卑以事之緩急職掌之詳畧
因事之輕重其體統正其名分嚴凡若是者為民故也
故結之曰以為民極極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千里之

畿地狹民寡治之者衆上而卿次而大夫士下而庶人之在官者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之為小所行者至易習之於尊卑等級之中而消其亡等冒上之心使之趨向定而分守安民極於是乎立矣合看建國是總說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是說王畿不辨方正位不體國經野如何會設官分職中國之體既正居官有舍食禄有田然後可以居百官而臨萬民所以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分下截說

此所以不封建不井田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未論周禮是周公作假使出於漢儒解說及此亦是曉得古人井田封建意思此五句與書中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相似古人作書皆有綱領看此五句周官備矣故善讀周禮者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非者吾未敢議吾輩相與求其是可矣

小戴禮樂記

周官大司樂至司干二十官

樂六經之一其書今亡無字求之禮記僅有樂記一篇馬融以此足小戴禮有河間獻王之記有劉向校讎之記博士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二十四卷此河間記也天祿校書得二十三篇此劉向記也今此記所傳合十一篇自凡音之起以下為樂本自樂者為目以下為樂論自王者功成作樂以下為樂禮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下為樂施自夫民有血氣心知以下為樂言自凡姦聲感人以下為樂象自樂者情不可變以下為樂情自魏文侯問於子夏以下為魏文侯自賓牟賈侍坐於孔子以下為賓牟賈自君子曰禮

樂不可斯須以下為樂化自子貢見師乙而問以下為樂師司馬史記樂書共十一篇皆為褚先生升降亂之不似記文次敘則向所校自奏樂以至竇公不入記矣竇魏文侯時人至漢文時年已百八十餘其樂章即今之周官大司樂也然樂記與大司樂俱不可謂樂之經史記正義謂樂記公孫尼子次撰胡明仲謂是子貢作或又謂非孟子以下不能作大抵此記有出於家語出於荀子出於易大傳與文言河間集博士諸生所作王定傳之定一作度當考王禹又傳之至向之所校亦不外於河間所記

又有所謂聖人曰君子曰故曰者豈多采前言以備著作與中間格言極多意思極好前輩亦謂當為大學中庸之次注疏儘自可觀在人辨别得出若周官大司樂以至司干凡二十官皆屬宗伯禮樂非二事也司樂謂樂之大者樂師謂樂之小者大則律同聲音六舞之合足以黙交隱顯之間非探索樂理之至者不能也小則步武疾徐之微皆足以致養和平之德非研窮樂理之微者不能也故以下大夫主之彼大胥小胥者隨事大

小而致察焉無復用力於廣大精微之妙然上下相承有不容缺自司樂至小胥所掌者既樂之事則樂事或奏或歌必有所屬故奏歌其樂者瞽矇也相瞽矇而奏歌者眡瞭也以奏歌而教瞽者小師也使瞽有所取正者大師也彼四命之大夫爵已重矣而瞽之衆凡三百人列以三等其上者才四十人耳夫以懵懵無見之人傾耳奏歌之節心志之專念慮之壹妙足以得天地之中聲次足以幾聲之上下又次足以致諷誦之諫古之神

瞽瞍此其選則太師之職豈為卑哉自太師至眡瞭既
掌奏歌之節則因其聲之所合達其聲之所寓度數齊
量要必有託故樂器之制係於六律典同又掌律同之
和律同不可偏廢而官獨曰典同者樂以統同為貴十
有二律之相配必分其六以為同然後取陰陽之合陰
陽合則生生之理為不息故典同掌其和以為樂器度
數齊量定於此而後他器從之笙磬遞發於樂作之時
鐘鎛交鳴於樂作之後所以為樂之成然樂不至於說

遠人則不止則納蠻夷之樂於祭祀燕享其極功與然韎師旄人鞮鞻氏皆教夷樂也而旄人繼以籥師籥章鞮鞻氏繼以典庸器司干者蓋遠人之服由文德以来之彼慕德而来者莫不目見聲歌舞蹈之節籥執羽而歛則文舞於是乎寓擊土鼓而和則詩章於是乎誦皆以象文德也至鞮鞻氏合四夷之樂以歌則德化益遠矣典庸器所以寶其功也先王長慮却顧安不忘危文事必有武備司干又教之以武舞與然事其事者又無

非知理道審物情者為之如詩所謂俁俁執籥者皆碩人陽陽執簧者皆君子也雖然有有聲之樂有無聲之樂樂記多説無聲之樂大司樂以下多掌有聲之樂緣古人於樂器數一一洞曉而或簡其義故樂記推原樂之所自生就心性情上説来周官又恐人忽器數之末而不知一物各寓一理故多教之同律歌舞樂記第一章説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生而静章説性説好惡説天理人欲樂著大始章説隂陽鬼神説天地之間動静

樂不可為偽章說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樂以治心章說久則天天則神多少微妙豈但如魏文賔牟賈師乙之論樂云乎哉樂以律為本故大司樂以律同聲音六舞大合樂太師亦掌律同合陰陽之聲掌𧴀鼓柷敔壎箎簫管弦歌者有人掌擊頌磬笙磬編鐘者有人掌教龡竽笙篴管舂牘應雅者又有人掌庸器筍簴者又有人清濁髙下小大進退無非求合陰陽之自然詩存則樂存故太師教六詩鍾師奏九夏籥章龡豳雅頌大射節

以騶虞貍首車行合於肆夏采齊皆詩也樂不舞則不成故以樂舞教國子以弓矢舞詔諸侯又教小舞又詔皐舞又有帗舞羽舞皇舞人舞皆所以均調其血氣條暢其精神涵養其心術也樂於祭為大故天地神示四望先祖之祭或薦或降各有其序一祭而奏一律歌一同而舞一樂而陰陽之聲有分有合相繼者天之道故於天神用之相生者地之功故於地示用之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人鬼用之其六變八變九變各以數起而非

有難易之别其一變至六變所致葢樂奏之有條理特想其所致之神必有先後也樂之器以精而寓於粗樂之工由竅而入於妙度之長短數之多少齊之輕重量之廣狹又皆起於黄鍾之絫黍未可以形器視之也然中和者禮樂之原樂記以禮樂為中和之紀周官亦何甞舍中和言禮樂哉樂導和也而兼中言之所謂陰陽剛柔仁義靡不相備然後可謂之樂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豈不是和即中之用中即和之體何甞分作兩

項大司徒曰防偽而教之中防情而教之和大宗伯曰陰德以中禮防之陽德以和樂防之即是此理鄭註以中為忠信之忠便是不識中字體段但樂記於禮樂多對說開了如大司樂說教字道字德字而樂德以中和為六德之先便曉得體用一貫處吁樂經雖亾幸有此爾他經如孝經語孟詩書言樂處尚皆可考唯吾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而所正者亦無傳矣惜夫惜夫况夫子時樂一僭於諸侯再僭於大夫三僭於陪臣春秋

安得而不脩春秋書樂只三事耳一初獻六羽二壬午猶繹三去樂卒事聖人斟酌輕重如權衡然譏之不可勝譏因其失禮之甚者而譏之有制作之意無制作之時豈不又為吾夫子惜哉惜哉雖然樂之原立乎易他日更僕言之

投壺記　射義記

投壺與射屬賓禮亦屬嘉禮射者男子之事故古者祈子帶弓韣生子縣桑弧其成童也教以射其貢之也試

以射則射非君子所可忽也然射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士無大射而有燕射賓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此謂禮射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鵠取名於鳱鵠正取名於題肩皆禽之捷黠難中者故以中為儁其義則鵠者直也正者正也直已正志然後能中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記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鄉飲酒亦燕也燕以娱賓故飾之以禮樂於是有

鄉射之禮且以習容且以觀藝禮不可無義故明長幼之義焉投壺又射禮之細也壺飲器亦所以樂賓類於燕禮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而制禮者因為之節文也庭之脩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備官比耦然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古人所以不廢也投壺之籌曰矢勝算則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紘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

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故用中之下禮耳吾夫子射於矍相之圃葢先行鄉飲而後射也觀者如堵牆則尚有在門外者矣至於將射則以司正為司馬司正以治禮名司馬以治兵名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未旅士猶可入而與射故子路執弓延射此為司射有入不入及去者入者之詞卒射司馬反為司正然後旅酬古者於旅也語將旅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射事畢則衆賓皆在賓位故公罔裘序點

舉觶有去者處者存者之辭賓在門外則司馬誓之使惡者不入賓在位則舉觶而語者不復斥惡但使善者處耳賁軍亡國則不知君臣之義與為人後則不知父子之恩不知君臣之義則不足以為君臣之鵠不知父子之恩則不足以為父子之鵠夫射者各繹己之志以為之鵠者也不能是者固不足使之觀射矣幼壯者自十年至于三十也耆耋者六十七十也旄期者八十九十至于百年也幼壯者孝弟耆耋者好禮不從流俗脩

身以俟者德有立矣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德有成矣蓋士之立於世無惡者寡無惡者有之有立者又寡有立者有之成德者又寡矣者不疑詞也衆之所會簡別賢不肖人之所難言也故以疑詞示之其去者處者勵有存者蓋亦疑詞也射藝也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故先王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孫之行無自而作而其用心也專不之乎此又之乎彼久而安之無往非禮其不成德也乎投

壺之禮雖殺於射而主人奉矢三請賔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般還以辟有加於射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吾敬此德所以脩交所以久也投壺用射之中中以所志為中故亦以中為善矣有本末順投為入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賔主之義答矣勝飲不勝所以養不能也多馬有慶所以尚有藝也執之謂算以計多少為義勝之謂馬以勝敵為義其取一勝者不用之馬而補勝黨未足之算又所以成人之美而無欲多上人之心可見矣曾薛之令為年穉者戒

也憮敖偝立踰言恐褻慢而不恭常爵與浮皆罰爵也飲燕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令之所以飾其敬不令而責之敬則近於暴故令之而後罰賓黨為上主黨為下射禮亦然主黨在所投賓黨在所敬也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授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貴賤少長之别使人樂而不

淫敬而不衰誰謂投壺特末技與合二章而觀魯薛之令所以教小學也裘熙之語所以進大學也魯薛之詞詳畧雖異而皆欲其禮之謹裘熙之誓疏密雖異而皆欲其德之成又使反而求之皆不怨勝已者歸諸仁而已矣藝云乎哉世下俗偷執射者或以為笑投壺者反以為戲此豈善習於禮者古人一物各有精義習禮不首其義未知可乎不也

按大戴禮有投壺篇小戴掇而用之有些異同如哨

壺大戴作峭字是大戴無辞令弟子之詞及鼓節却載貍首詩與射義所載詩八句外更有數句射禮天子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而投壺特奏貍首者葢取其樂會時也大戴之言投壺則曰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貽爾曾孫諸侯百福其言與諸侯射禮相類則小戴所記特大夫士之禮而已

四如講稿卷四

四如講稿卷五

宋 黄仲元 撰

春官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簭人三易同）周官作於周公畢竟是時三易俱存用則參而用之古者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黄帝鄭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記坤乾

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孔正義先言坤者熊氏殷易以坤為首大卜賈釋云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為舜妃又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子春意伏羲黄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黄帝曰歸藏賈又云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為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為占連山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内於山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

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為周必以三者為首取三正三統之義人無為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周易孔正義引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以别餘代大抵不出三說一伏羲黄帝二夏殷三神農黄帝愚按張衡靈憲嫦娥竊藥奔月筮之有黄有黄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羿為夏人所用連山易也此其爻辭乎又按爾雅釋畜疏曰歸藏者

成湯之所作是三易之一兩壺兩揄齊母經瞿有之文此其文辭乎然隋儒林傳以劉光伯所上送官連山易為偽意義甚淺隋經籍志以長孫無忌等次歸藏書為多訛缺但有初經齊母本著三篇初經則初頥坤初乾初離初犖坎初兑初艮初釐震初頥巽是也則是二易者秦項二火之後好事者偽為之必矣又嘗質之家語子曰我欲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乾坤焉此書雖疵雜然乾坤一語亦自明白小戴惑於三易之説迺易乾坤

而為坤乾又不知夫子所得者如賈疏所載歸藏之筮
與爾雅之文否賈釋三易皆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為
本則家語之言為正昔元豐中毛正仲得南陽逆旅書
以山氣形為三墳人皇神農氏歸藏易一曰天氣歸二
曰地氣藏地皇軒轅氏坤乾易一曰乾形天二曰坤形
地說者猶曰假羲炎黄帝為言以遷就孔說則夫子所
得殷易亦必首乾次坤特三代久遠書多遺落今不可
得而考耳或又曰首艮者以艮為首法爾法其止而不

變首坤者以坤為首法爾法其静而不變非首易之書也易者變易之易不變何足以言易凡變之占以所變之爻為占不變之占以所不變之爻為占周人以三易參而占之非不用也雖然周易一部吾輩讀猶未曉又何必求連山歸藏哉說卦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乾坤變化自然之序而文王因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先言六子而後及於乾

坤乾以君之則言萬物之所本坤以藏之則言萬物之所歸而殷人因之便是歸藏易謂神農因之亦可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兊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五行相生之次水又生木艮止其所而後出乎震則不終止而夏人因之便是連山易謂黄帝因之亦可也二易皆本乎伏羲但世不見古書爾又何必外求連山歸藏哉夫子此傳正是三易凡例第近世講師弗之深考故學易者看人落處何如不知落

處明安得用處活易正未易讀也亦未易用也

離坎

古無周易之名後儒以為經文王周公之手故曰周卦畫於羲專謂之周可乎易之一字象形而制上日下月日之象圓月有盈虧此則陽全陰闕之理合而明易便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變易之易日月是天地之易未有易書之前只有天地日月既有易書之後不出乾坤坎離今六十四卦是聖人之易乃易書也又不知誰

名此為易邪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三畫既成陽不可得而名强而名之曰乾陰不可得而名强而名之曰坤乾坤非天地也又强而訓之曰天地取義之健順也乾坤且强名之離坎之名又從何而生乾再交坤而為坎坤再交乾而為離則乾坤為父母而離坎其子也天地既判日便生焉纔有日則有月月乃受日之光若非日月光明天地都晦昧了萬物何從而觀化哉易書八卦取象曰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似專以一象言之而說卦取義甚廣

於離言日於坎言月則離坎非獨象水火也離如何為日外兩畫陽故明内一畫陰故暗日象坎如何為月外兩畫陰故暗内一畫陽故明月象蓋陽根陰陰根陽之義宿禽之法於房曰日兔於畢曰月烏房東方宿日以兔言陽根陰也畢西方宿月以烏言陰根陽也兌即離傳坤母之體坎承乾父之氣而生也大傳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剛柔者一晝一夜之象陰陽之義配日月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

貞明者也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夫子都是藏坎離說時人不識凡例耳又曰天垂象聖人象之上象字是日月下象字是易日之象圓月之象盈虧易之名所以象之又曰乾坤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乾坤即天地也易即日月也若易不可見則邵堯夫所謂閉物之時矣伏羲對待之卦其方位則離東坎西為日月出入之門入用之卦其方位則離南坎北為陽明陰晦之地文王之卦則上經

三十卦乾坤言其位之對泰否言其氣之交終之以坎離則乾坤之用下經三十四卦震巽艮兊俱言陰陽之交而終之以既濟未濟又坎離之交不交也上經除乾坤泰否坎離六重卦外下經除震巽艮兊既未六重卦外中間上經八乾八坤下經四乾四坤其為乾坤也各十二上經六坎四離下經八離六坎其為離坎也各十二合上下經震巽之為卦各十四艮兊之為卦各十四無非天地自然之數乾坤天地也坎離日月也震巽艮

兊四時之序也坎離行乎震巽艮兊四時之間然後三百八十四爻備焉故於歲之閏象之此易字所以日月取義而坎離又有功於六卦也夫子賛易各有凡例開卷即是乾卦而於彖傳首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以日月往来言也於文言又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日月即坎離也至於離卦彖傳又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信乎日月不可一日無也離主日坎主月今於坎大象不言月何哉此又崇陽

抑陰之意周公爻辭中孚六四曰月幾望月不取盈而取其近於望蓋防盛滿之極也中孚之四巽卦之初猶曰陰自坤来故曰月小畜之上乃巽卦之極而亦言月幾望此以變卦例言也陽變則陰巽上九變則為坎之上故亦言月明夷一卦日入于地則失其明周公爻辭獨以五為箕子之明夷夫子彖傳又曰文王以之蓋論全卦體則内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此文王事也專論五爻則内難而能正其志惟箕子當之卦爻之義自不

同也或曰說離坎必說乾坤今舍坤而不言者何曰坤下卦上爻辭曰六三含章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坤純陰也陰月象也下卦之上陰極矣月載魄矣不含章乎上卦之下月未生明則晦之日也天地其不閉乎易不可為典要讀易者拘文義則失矣乾為六十四卦之首回頭更看乾卦九三爻下卦之上日將夕矣周公爻辭乃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着兩乾字今日之日將往明日之日又来君子其可不自强不息乎故夫子於易

大象曰明兩作離正是乾乾之義吾輩各自悟入可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以氣言道以理言形而上者謂之道陰陽則形而下者也陰陽非道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一陰一陽猶言一出一入明陰陽之迭運也惟迭運故先言陰後言陽是就靜處論起之謂兩字與謂之兩字不同凡曰謂之者其辭直曰之謂者其辭婉形而上者謂之道此之字特語助也言至理之妙超出乎萬物之表即此便

喚做道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字則指陰陽而言言二氣之運不離乎此理之實即陰陽則可以言道正如乾陽坤陰陽開陰合闔户便喚做坤闢户便喚做乾所以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至於乾始物而有象則所以成象者乾然指成象便為乾則不可坤成物而取法於乾則所以效法者坤然指效法便為坤亦不可所以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吾觀陰陽變化升降八紘中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所以一動一靜者誰實使之然歟往

者必来来者復往所以一往一来者誰實使之然歟太極也太極生陰陽陰陽一太極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理無間斷故氣亦無間斷理無止息故氣亦無止息有此理方有此氣知此氣則可以知此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二字有以對待言者有以流行言者此一句兼對待流行而言纔説對待便有流行底意陰陽流行天地間陽可剥而不可盡陰亦可夬而不可盡時當九月其卦為剥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剥一

分至九月末方剥得盡然剥於上即生於下無間可息纔交十月節陽氣一日便生一分即三十分而成一畫至十一月則此畫始成而為復所謂陽者未嘗盡也惟陰亦然時當三月其卦為夬上六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夬一分至三月末方夬得盡然夬於上即生於下亦無間可息纔交四月節陰氣一日便生一分即三十分而成一畫至五月始成而為姤所謂陰者亦未嘗絶也人但知陽復於子而不知陽已生於亥之初知陰姤於

午而不知陰已萌於巳之初故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葶藶枯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大抵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只月中之一日耳純

陽用事是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是未冬至一日然氣化推移一消一長之間陰陽於是乎有爭矣仲冬之月陰極生陽之時也月令曰陰陽爭仲夏之月陽極生陰之時也月令亦曰陰陽爭蓋五月之姤六陽方盛而一陰相遇正如滿堂君子而一小人突如其来此所以不能無爭七日之復六陰方極而一陽来返正如滿堂小人而一君子于焉而歸所以亦不能無爭蓋陽盛則勝陰陰王則勝陽陰陽交戰謂之爭所謂爭者非有所搏

擊非有紛競非有鬬怒突蕩而宜宜之中氣侯忽已轉移矣爭則爭矣孰知一陰一陽者天道之運扶陽抑陰者君子之心當陽氣方歸而未壯君子則靜以養之是以仲冬之月齋戒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蓋聲色嗜欲皆陰類也去之禁之皆所以抑陰而助陽也至於陰氣方進而未定君子亦靜以鎮之是以仲夏之月曰齋戒掩身矣又曰毋躁曰止聲色矣又曰毋或進薄滋味矣又曰毋致和節嗜欲矣又曰定心

氣百官靜事矣又曰毋刑無他聲色嗜欲陰類也滋味刑威亦陰類也所以諄復致戒視仲冬為加詳者蓋陽長之時其扶陽抑陰也易為力若陰長之時則抑陰扶陽也難為功又嘗論仲冬之月既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仲夏乃獨曰以定晏陰之所成何耶陽來之時陽氣日長一日而陽能容陰如君子能容小人惟靜以待之則陰陽終有時而定故曰以待陰陽之所定陰生之時陰氣亦日盛一日而陰不能容陽如小人不能容君子

其爭也無所不至矣所以獨於此陰也既欲定之又欲
晏安之庶幾陰氣有所成就而不至於傷陽也故曰以
定晏陰之所成謂之待陰陽之所定是陰陽將自定也
謂之定晏陰之所成是陰氣非人不能定之也陽氣生
則養之以待其定陰氣生則加意極力以定之古人扶
陽抑陰之意可見矣吁微矣哉

周易

下繫傳第二章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盖取乾坤

孔頴達正義曰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取諸乾坤者衣裳辨貴賤乾坤則之上下殊體

周禮司服注疏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黄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色赤赤與黄

即是纁色故以纁為名

胡安定曰乾以陽剛之德在上故為尊坤以柔陰之德在下故為卑故作衣裳以分尊卑上下貴賤之等此盖取諸乾坤之象黄帝堯舜連言之者盖衣裳之起始於黄帝成於堯舜之時

蔡節齋曰乾上坤下垂衣裳而治之義

朱漢上曰十三卦皆取重卦之象垂衣亦兩象

陳樂軒曰書曰予觀古人作服則舜之所謂十二章者

自黄帝以来有之矣

或曰十一卦皆止就一卦取象獨乾坤合二卦言者盖假借乾坤十二爻作一象以定上下之分非是一乾一坤為兩卦乾在上六畫古制衣六幅坤在下十二畫裳分左右古制裳十二幅

荀爽九家集解説卦乾為天章後有四一為衣坤後有八一為裳意中古及漢儒亦有合乾坤作一象而觀者後世諸儒析之若析二卦作兩處看是一箇人着衣一

箇人着裳煞是礙理

愚謂此章義在變化不在衣裳十三卦為上下二篇之凡例而乾坤又為十二卦之綱領伏羲時但有隂陽之畫未有文字可傳何有卦名邪但既有此象便有此理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而義自與象契蓋者疑之之辭取諸乾坤者蓋取其義非取其象與名也何謂取諸乾坤之義為治之道無他通其變而已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上古風氣未開民淳事簡及其既開人事

迭變日趨文明聖人若不隨時制作以通其變則人之視聽必倦惟通其變人事愈新斯民亦改聽易視樂於其中而無厭倦矣如下文舟楫服乘重門擊柝臼杵弧矢皆變通之象夫生民日用之具非一人一日之力自無而有自簡而詳愈作愈備雖聖人而不可知之神實則猶造化神明之德故民利用出入而彼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既不知所以然而然則所作用皆得其宜也易一字句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九字三句絶

蓋易為道既變動不居則不應更有窮時但遇窮則知變爾既變則自通通謂行而無窒久謂與天地相為長久宜乎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引大有卦上爻為證如此則三聖人者垂拱於廟堂之上而天下自治矣若謂着一通衣裳坐於人上可能致治甚是無義然則取諸乾坤者何曰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乾坤至於六爻之極必有用九用六之文所以明其變通變神化取諸乾坤所以法其變惟通故神惟變故化通變神化不是兩事

但通其變猶有些子着力到神而化便是効驗處其字
與而字自有淺深在箇裏不倦與宜之四字亦然這一
節上繼往古下開方來正是過闕處黄帝堯舜便是會
用這易所謂存乎其人是也

易大象

易更四聖陽畫俱參陰畫俱兩伏羲易也六十四卦彖
辭文王易也三百八十四爻辭周公易也上下經彖曰
大小象曰繫辭上下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孔子易也

備矣易有此理便有此用在聖人有聖人用在賢人有
賢人用學易者須能用易繫辭下傳舉離至夬十三卦
無非聖人前民用之事舉履至巽九卦又無非聖人教
人處憂患之事易道甚大百物不廢政未易學況用乎
學者學易用易當從何入曰先看大象易有聖人之道
四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居則學易動則用易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如此看又看大象之辭無
一非理無一非用又未說到變占處象者像也每卦有

上下故各取二象曉得說卦八象便曉得大象只是八象合做將去天象乾地象坤雷山澤於震兑艮皆然水象坎又為雲為雨火象離又為日為電風象巽又為木夫子合二卦象係以象曰又俱以人事取卦義此是教人用易故六十四象曰着六十四箇以字以之為言用也言先王者七言后者二或專言大人或專言上其言君子者五十三有以在上言者有以在下言者有通上下言者皆體易道以為用而最切學者已分上事卦十

有八赤子之心譬如蒙泉從山下出源頭一點活水清清冷冷地欲充之須是果吾行欲浚之須是育吾徳又如升木從地中生竹萌土裏迸出其進自然雖尚小在日長一日不覺高大揠之助之非順也暴之寒之非積也蒙象看下字出字方看果字育字升象看中字生字方看順字積字又看小字育到果處方實小處不着工夫小何會高大末也尊徳性必自道問學中来問學正要涵養不要表襮如風在天天大風小風以小物而畜

於大物之中無形無迹人孰見之乃柔行巽入於太虛之内此學遜志修乃來之義故以懿文德懿字心最小德要大心要小文德只是德之英華發外處如天在山天大山小天以大物而蓄於小物之内無主無角人莫識之而草木生意各具一天此有若無實若虛道理故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前言即前聖之言往行即往哲之行多識方見大處愈多愈蓄初不自知其大未也一邊學問又一邊下克己工夫人不能皆聖人也安

能無欲安能無過安能一一皆合於理君子之大壯莫若非禮勿履故取雷在天上之象君子之損不善以益至善莫先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故取山澤風雷之象雷在天上恐懼修省之際此時此心千私百邪淨盡冰釋獨有天理横在胸次一或非禮斷斷弗履不亦强哉矯乎山静澤清吾之本性忿或起之如山之高慾或誘之如澤之深一懲一窒是謂損之又損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益兩相益纔遷善即改過既改過隨遷

善迅烈無留益自外来矣未也一言一話一飲食之微事至近而所係至大慎言語所以慎其出節飲食所以節其入山止物而雷動山下有物人之口最好動故喜言語嗜飲食而失其所以養大體矣觀頤象者觀其自養耳雖然有身則有家正家之道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以誠為本火生者木木為火父風出於火火者風母譬家人然此象全在一自字上自者所由出之地誠其所由出也誠矣發此言件件皆實著之行事事有度或誠

於始而不誠於終又非恒久之道雷以時而發聲風以時而順候相與無違何嘗差爽所以為恒立者守固之謂君子之地方者止所之謂君子之止精神又在不易字上惟不易故恒方能思不出其位位即止其所止也止慈者父之位止孝者子之位思不出其位則為無邪之思否則踰分非據上下二艮此為兼山止而又止如何又着一思字止不是塊然不動思處常在但思不敢過其分是謂止雖然身之所接有順有逆處順易處逆

難何謂逆大過蹇困否坎之時是也水生乎木常也澤至滅木此水之大過乎常水吾能回狂瀾於既倒然後獨立而不懼吾不與萬物而俱流然後能遯世而無悶所謂大過人之行者天下非之而不顧舉世不見知而不悔天下一人而已山上有水前陷後阻又何時哉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積於德者世不能亂反而愈修如臨如履佊奚遑恤蹇既險而不能前困又涸而不能濟天地中間豈有常無水之理君子亦豈有常困之時委

大命於當然致命也遂吾志之當爲遂志也命在天者一毫人力不可加其間志在我者若戹窮時一切放倒斯無成矣澤涸猶可陰陽鬱而不交可乎哉不交則閉四海一君隱將焉之處約養晦殆庶乎免惟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斯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難之是辟辟未幾而誘者至害隨之矣儉德二字正如藥方相似不可榮以禄辭斷斷其嚴乎雖然遇險而思出險者又當何如人心惟危變詐層出矧居危俗易與爲非

一重險成二重險於水洊至之象似之君子則不然常吾德行而已豈以險夷而改節前俟後瓜吾之為吾者自若習吾教事而已豈以風雨而廢學陳蔡絃歌吾之為吾者亦自若不二三之謂常熟溫尋之謂習常如坎信習如坎重惡乎而不進德雖然學在我教則以善及人之事此講彼習於是樂莫樂乎朋友兩澤相麗則水泉交潤而互益二友相資則教學說樂而相親兌者說不言說而言兌豈呻其佔畢以為說哉雖然志不足以

帥氣其說也暫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其說也久健乾德下乾亦乾上乾亦乾乾乾相繼而不息故久之行也健行健者天之乾乾自强不息者君子之乾乾此易開卷第一卦象不言乾而言健者前百千億萬年後百千億萬年此乾之運晝復夜夜復晝者健也不健則息矣君子亦惟自强故不息堯舜汲汲禹湯文武皇皇孔子俛焉孳孳此是聖人之乾乾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人十己百人百己千方是學者之乾乾乾乾則聖矣聖

則天矣儻學易而不知用諸我觀象而不知取諸身奚學為昔有記學易堂者首尾俱不言易獨言朝夕飲食起居動作之事或問何不言易其人舉手推去曰這便是學易到此方知一部周易只是注脚前修或由理悟入或由數悟入學者觀象其可無悟入處哉

四如講稿卷五

四如講稿卷六

宋 黄仲元 撰

春秋發題

孔子曰文不在兹乎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夫子述六經之本旨然自陳衛歸魯時年六十八矣而春秋之脩獨後諸經他經令弟子編集而後聖人為之裁正春秋決聖人親筆

削故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春秋之名非夫子名之亦非魯史名之古者事為春秋意上古以来皆然特其書不傳爾韓宣子所見周春秋也以魯公紀元魯春秋也夫子所脩者是已不然則宣子所見平王以前之春秋東遷以来魯無有矣總一歳上下而謂春秋此亦天地間自然名字當如此但既經聖人手平心直記言約事實善惡自見無非天理之自然說春秋者於千百載之下而欲逆推千百載聖人之心又恐夫子當時之意或

不如此不若以夫子之言斷春秋只把論語一書便自好看堯曰歷叙堯舜禹湯武之傳自謹權量而下皆是王道繩墨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春秋張本八佾一篇多寓微意而不如諸夏之亡一句使人凜然齊晉譎正二字與夫如其仁如其仁之稱微管吾其之歎斷盡伯者功過至謂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盖三世希不失矣而春秋始

中終備矣故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襄之春秋有昭定哀之春秋自隱之元至僖之末凡九十六年而天下成乎伯主自文之元至襄之末凡八十五年而天下成乎大夫自昭之元至哀之末凡六十一年而天下成乎裔夷世道三變春秋於是終焉大抵春秋一經開卷純是亂世時事王室之盛衰諸侯之離合裔夷之更代在焉世家之始終制度之沿革禮樂之變更在焉天人之應驗氣數之轉移在焉此皆關於世變之大春

秋傷之竊嘗以天意觀春秋時正如開賭場相似齊併國多少晉又併國多少楚又併國多少如魯如鄭如宋各有所併恰如賭場中得大小采到得卷盡時併更未了在這世界安得不亂但當時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猶足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又如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卒不能壞不比後世如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一起遂洶湧更没奈何自周之東桑之落矣其黄而隕王室之亂凡四猶綿延二十四君不絶如綫蓋自平而下皆庸

君也雖非大惡而天下之為惡者皆得以肆其惡故中間有許多爭奪周之亡雖緩而當時民生之害亦深又嘗以地氣觀春秋時齊強而伯其氣兆於山東逮河則晉伯宋暫一鬨又踰而西穆公盛矣而楚在荊湖南北之間倔強久矣而礙於齊晉晉微而楚伸矣吳興於東南吳興而齊楚二方有難越繼起而吳歇此亦非偶然者又嘗以人事觀春秋時何異一傀儡棚入春秋初諸侯爭鬨更無統屬及伯者興方有畏憚齊桓與楚爭一

闢而散晉文又興楚爭齊楚之爭不久晉楚之爭甚長然終至於和而後已晉楚方已吳又興矣吳楚既一闢而散越又一闢魯於隱之世猶能令齊桓之世始與齊抗莊閔僖之世常事齊僖之末至文宣常事晉成襄昭兼事楚定哀事吳哀事越闢則與之俱闢散又與之俱散可付一笑夫天運於上先春後秋未嘗一年錯繆而地氣回轉東趨而西西趨而南北之間又趨而東南矣人又陸梁叫號其間紛紛擾擾靡所寧止謂之何哉故

二百四十二年間純乎剥者也陰愈進亂愈甚或猶曰春秋之極而有麟焉可以覩性與天道矣吁緬哉邈乎緬哉

春秋為麟而起止乎為臣子而作乎夫子不幸生乎王法不行亂賊横恣之世筆削魯史之志久矣然猶冀列國之君有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仗討賊之義至於齋沐之請不從然後知天理民彝將盡泯滅於是不得已脩魯史獲麟之事適值其年又當其會

而公羊指為夫子作經之證漢儒假托讖緯遂謂獲麟之後得血闕書端門之命使子夏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而成始於春成於秋杜氏亦承餘竅因謂所感而起所以為止然則當時若不獲麟春秋可無作乎孔子修春秋但書獲麟孟子正人心章明言臣子亂賊孔子作春秋後學不信孔孟而信漢儒此邪說所以壞經也昔胡氏春秋傳成朱晦庵曰直是夫子親出來說方敢盡信僕謂春秋為請討陳

恒而作雖夫子再生亦必曰然若夫春秋之終適值衛輒來奔聖人特筆一事於其末此正夫子正名之義讀論語二章自見左氏去孔子之世為近故傳春秋終於此筆得其實也杜學左氏者不信左氏而信公羊以為弟子採摭獲麟後事以續夫子之經孔門游夏一辭莫贊他弟子必不若是謬妄是則春秋之作止也不可不辨

五伯

五伯之稱有三杜預注左氏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趙岐釋孟子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荀子王伯篇曰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按史記楚世家昆吾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左氏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杜注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論三代時五伯杜之說非遠而無據謂之伯者天子命之以

長諸侯如齊桓晉文亦是周王命之為伯自霸之名立則是以智力把持天下争雄中國宋襄圖霸不成之君盂之會楚人執之釋之如戲嬰兒是以不得志乎泓何嘗可謂之霸荀卿生於戰國去五伯為甚近其言似足信考之於經吳則黃池之會兩書於越入吳卿之言近矣而未盡也論春秋五伯當以史記為證史記自東遷以前皆紀周事東遷以後雜記諸侯凡齊桓晉文秦穆楚莊一一具載所以見伯統與王室相為盛衰遷之言

曰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蓋為書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張本則宋襄之不列於五伯明矣及吳世家卻載夫差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則五霸合以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夫差為五此有漢史可證漢史注五伯有三表適成彊於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五伯謂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諸侯王表衰則五伯扶其弱師古曰此五伯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地理志春秋時五伯迭興師古曰此五伯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今以春秋始末考之合以夫差與桓文穆莊為五今考春秋齊之霸以僖九年葵丘之會而盛晉之霸

以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而盛秦之霸以文三年焚舟之役而盛楚之霸以宣十二年邲之戰而盛吳之霸以哀十三年黃池之會而大故莊僖而後政出齊晉聖人書法自是一變文宣以來權在秦楚聖人書法自是再變吳自成七年伐郯始見于經自是而後聖人書法又三變矣蓋至於黃池之會而極春秋所以以是終焉雖然春秋經於文三年第書秦人伐晉何嘗有一大盟會霸諸侯誰謂春秋而與秦霸邲之戰晉師大敗以夷狄

而敗中國之師此春秋之所深痛誰謂春秋而與楚霸諸侯泯泯制命在吴吴之會莫盛於黄池而其亾也亦自黄池之會誰謂春秋而與吴霸秦楚吴皆夷也説春秋者只當論齊晉二伯不當言五伯實媢人言四王之王五霸之霸孟子言五霸三王之罪人是合三代時説夫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此二句固是二伯斷案然筆削之際明示萬世法戒畧不少假於二伯葵丘踐土例書曰盟則盟誓豈仲尼之所取而其

罪又在於致宰周公與名天王當周不競所賴扶持王室者二伯也小白不朝重耳召狩春秋又何望哉誰謂春秋而與齊晉大抵春秋借事明義有可以為人君之訓者有可以為人臣之訓者有為人父立法者有為人子立法者不明此義區區計二伯之優劣與謂春秋為五伯之刑書者皆非深知春秋者也

易書詩春秋

經者載道之書亦論世之書讀經者不論其世可乎儀

禮非完書樂缺逸無傳六典或疑為莽之事歆之文禮記又雜出漢儒之采綴且以易書詩春秋言之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一句是易中總腦處乾始坤復泰否既未陰陽回旋民生與焉這是世道大憂患伏羲先天一圖勘破於冥冥倚伏之中但未有文字寫出文王繫彖辭便思所以處天下之憂患明夷又自處一身之憂患周公繫爻辭有吉凶有悔吝又一爻有一爻之憂患夫子十翼觀變玩占又是教人處憂患學者讀易反

身修德思憂防患於乾當恒易以知險於坤當恒簡以知阻乾之惕厲亢悔坤之堅氷戰野一一是處憂患六十四卦皆當如此看盡觀六畫默參人事泰與既濟把做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時看否與未濟把做春秋戰國時看乾之姤把做晉與三十國與唐宋五代時看坤之復把做秦漢隋唐交接時看方會得環中意有天下者善變之則否為泰未為既姤為復坤為乾矣書於虞夏渾渾商灝灝周噩噩氣象自是迥別時世亦大不同堯

不能無水患舜不能無征苗甘之誓逆境也洛之旼危

機也嗚條之師又一亡一存一廢一興矣太甲桐居前

此所無盤庚五遷須洞幾不可掇祖甲立而周文已生

微子遯而天命既錯矣武告成箕陳範前忞後繫既有

所屬三監淮夷之畔猶多外懼内憂卜澗卜瀍方歸奄

多士多方不作頑者猶未必格忱者猶未必勸錫晉圭

瓚雖存周舊東遷於此乎始二誓之録非望魯也非喜

秦也傷周之不復興也試自堯典至文侯之命商略古

人所以處興亾盛衰之變大抵有人則濟無人則否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輩人天之生不數數也詩以變風繼二南家道之失常也列衛而著邶鄘吞併之始也諸侯相并則無周鄭與王俱東故王鄭次之周一東而齊晉迭伯齊先晉後晉衰秦伯秦歇楚興滅陳而縣故齊魏唐晉陳又次之詩亾而亂極鄶曹所以思治亂極而治必有救亂者出救亂而歸之正故豳為變之終雅之始文武憂勤者也成王持守者也六月諸詩雖中興之基

亦易衰之漸節南山以下由朝廷而四方既先慢其經界又併與禮樂刑政蕩然弃之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黄尚忍言哉卷阿後唯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略有興復規模以后稷公劉數世積累之艱難宣以前厲壞之宣以後幽壞之故幽之後無雅成之後無頌聖人序詩蓋專為西周設也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始周鄭中齊晉終楚吳越入春秋魯最强大猶能令齊桓而下齊魯始抗莊閔僖之世魯常事齊僖之末至文宣

魯常事晉成襄昭兼事楚定事吳哀事越鄭介於齊晉楚之間齊始伯晉次伯鄭奔命二伯國與楚之不暇齊晉與楚爲敵者齊晉衰而楚强楚微則吳盛吳弱則越大晉之伯異齊遠甚桓之正尊王室文之譎微王室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伯衰周之不幸以桓之不幸也桓之不幸以管仲之不幸也雖然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此一時也天下成乎伯主者九十六年文宣成襄之春秋又一時也天下成乎大夫者八十五年昭定哀之春

秋又一時也六十一年間世道大變而春秋亦異論而至此易不必說九六說蓍衍說象數須曉得世運未有純陽而無陰之時亦未有純陰而無陽之時氣化相禪豈人能測書不必說制度說禮樂說政刑須曉得商革夏周革商是一大盛衰三代中間凡幾變故又是小小盛衰此幾至可畏也詩未便說比賦興說鳥獸草木且看如何是二南時詩如何是變風時詩如何是幽厲時詩畢竟有箇大關涉處春秋未便說夏時周月說名氏

地理且看春秋有齊晉時如何畢竟是一大斷案合而觀之天地中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人事得失趨亂常易趨治常難書之秦誓即易之未濟也詩之王風即書之文侯也春秋之曾隱又詩之自幽王以後也天時迭為消長聖經更為汙隆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億千萬年聖經無一日而不在天地間各有生長收藏使有通乎四經者古今之在天地間只一旦莫天地終乎終安知天地不始乎始亦可因斯文而觀世變矣

經史

夫子未生之前易詩書禮樂有之矣春秋則魯史之舊也夫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初自齊反魯時年四十三自衛歸魯時年六十八矣乃敘書傳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及庚申西狩始脩春秋則夫子經成於暮年易最後春秋又其晚筆然聖人述作之意盡在魯論二十篇作者七人所以推原前聖創始之由述而不作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附昔賢

之列吾不試故藝言道不見用於當時故修六藝以詔
來世小子成章不知所裁此為著述而發子所雅言詩
書執禮此欲定四經時語語太師樂雅頌得所關雎之
亂不淫不傷三百一言曰思無邪此正刪詩時語泰伯
篇末堯曰首章歷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
時語杞宋文獻足則能徵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在齊聞
韶武未盡善明禮正樂於此乎見加我數年五十學易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贊易十翼於

此乎始告公與二三子適值獲麟之歲於是志在春秋矣禮樂征伐自諸侯而大夫而陪臣三桓之子孫微弱晉之正譎此又修魯史時語而時輅冕舞又損益以為百王大法夫子之旨深乎哉惜也年運既往生不留令秦之焚民間書耳項之炬博士所藏燼矣詩則後儒以聖人之所删者雜之書百篇而亾其半禮逸而以小戴書官待世樂咸無焉易有墜簡有脫字春秋經文殘缺可疑於是六經遂為不完之書然禮樂與易經也而詩

書春秋史而經也闕其疑而守其信是在善學者之自得耳矣

四如講稿卷六